沙埔记事

张宏德

一、沦陷前的沙埔

日寇侵入柳州之后，我们一家辗转逃难到沙埔。到了沙埔不久，日本兵也到了潭竹坪，但还没有向沙埔 进发 的迹象，所以这里还是个“世外桃源”之地，照样 三天 一圩，热闹也不减当年风貌。虽说是兵荒马乱年月，物资紧缺，但人们日常生活必需的油盐柴米还是能买到的。由于这里还是个暂时“安全之地”，所以吸引了许多逃难者，于是每天都有不少人逃到这里来落脚，我们住的那家楼上 就有 二十多人，都是来自省外，说话就有好几种口音。因各 人情 况不

（紧接上页）七、黄可遂（瑞）是凤山城关街人氏，凤山是旧县政府所在地。我们柳城沦陷后不久，黄可遂便起来联系日寇在凤山城关街组织维持会，凤山的以他为维持会会长。他到处活动，竟敢到沙埔上雷古仁四角等地来，抗日指挥所联队等处，坚决不答应，坚持抗战，把日寇驱赶出境，不做亡国奴。

黄可遂垂头丧气地回到凤山，不久他儿子失踪，他认为是指挥所和联队等处扣押其子，故带领凤山的日寇部队，前临沙埔古仁，攻打围剿。沙埔抗日沦陷，遭受灾害，损失惨重，卖国贼黄可遂罪责深重。（柳城县政协供稿）

同，经济有限，所以也只好“因地制宜”地各自安排自己的生活，经济富裕的，就一日三餐，经济不富裕的就一日两餐（早稀晚干），反正吃了也没事做，在那里闲着度日。

不久这里来了一行二十多人的桂戏班子，不几天，就开始演戏，主要还是想弄两个钱维持生活而已。在那种年月，能看上桂戏是极其稀罕的，所以一开台就吸引了方圆数里外的人前来看戏，后来消息越传越远，每天晚上来看戏的人逐渐增多，把一个长约50米，宽20米的圩亭挤得水泄不通，戏台两边的空地也见缝插针，热闹空前。

有一天，一架美国飞机，因故坠落在沙埔圩左侧不远的黄贵松树岭上，此时不少人立即向飞机坠落的地点奔去，飞行员立即展开美国星条旗，以求保护。沙埔当局 将飞员 带回来，安排住处，在物资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仍 千方 百计地把他象高级贵宾似的供养起来，晚上还陪他去看戏，当戏唱到精彩的时候，他也鼓掌和放声大笑。

不久，这里来了一支二十多人的队伍，自称是“国民党自卫队”。武器是一些老掉牙的“湖北漏”，弹药也不多。这些武器，在当时社会，只要有钱，随时都可以买得到。一天圩日，那位队长带着几个人，到圩上去宣传：“老乡们，我们这支二十多人的队伍，今天初到此地，知道大家的生活都很苦，但我们是为民抗战的，也得吃饭才能打仗，请各位父老兄弟酌量支援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一致抗日，这是蒋总裁的一贯主张”。老百姓听说是“抗日的队伍”，如今来到此地，对保护沙埔的安全，也寄予了一点希望，当时有些人将自己在极度困难中的仅有也捐出了部分，以表心意。

二、沙埔惨案记实

这支“抗日的队伍”的到来，一时给整个沙埔又增添了一层“安全”的色彩。戏班开台演戏，使人们沉侵在“安全”加“幸福”之中，从而放松了警惕性（包括那支二十多人的“抗日队伍”在内）。

当戏班子处在演出高潮的时候，一天晚上，来了一批面貌陌生、年轻力壮的人，以往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人来看戏，这一反常现象，并没有引起在大道口放哨的那些“抗战队伍”的警惕，这就是沙埔惨案的序幕。

这天晚上，戏临近十一点多钟才散场，大约鸡叫四巡，几声清脆的枪声震碎了黎明前的寂静，人们从熟睡中惊慌地醒来，都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还没下得楼来，枪声已经越响越密，大家都感到，这是凶多吉少了。有人刚拉开推笼门，想出去看看，只见整个圩上到处都站满了日本兵，人叫马嘶，与密集的枪声汇成一首凄惨的交响曲。

所有的通道路口，无疑已经完全被封锁了，想从外面逃出去，那是插翅难飞，只好退回屋里，关起门来“听天由命”了。这时枪声渐渐停下来，大概是没有人和他们发生抵抗的缘故吧。但是接着的是枪托砸门，皮鞋踢门声，还有象野兽嚎叫般的喊声，充塞了整个沙埔圩。

天刚朦朦亮，大部分居民的门已经被砸开了，日本兵进家开始搜索。我们住的那间房子，外层是推笼，里层是比较结实的厚门板，所以一时还砸不开。这个家的人，借此一直退到最后面的厕所处，厕所后面是一道用薄板、竹席隔开的“墙”，已经退到再没有退的地步了。在这山穷水尽的时

候，为了逃命，大家一齐把“墙”推倒，人群蜂拥地从这个缺口冲出去。后面是各家各户分割开的菜园地，本来可以从这些不引起日本兵注意的地方转出去的，可是附近已经有日本兵的搜索队在搜索了，近到连他们讲话的声音都听得见程度，只因小菜园的围墙挡着，日本兵暂时没 有发现我 们而已。我们只好又顺围墙脚退下来，正好旁边有一间当地人叫做“灰房”的厕所（装干农家肥的茅草房），我们一闪进去就躲了起来。到了九点半钟左右，我们终 于被日 本兵发 现了，七、八个日本兵，枪尾上着明晃晃的刺刀 ，把我 们押走。

我们跟着日本兵，绕过几处菜园后来到一个果园，在果树下、墙脚下、小路旁，横躺竖卧着几十具死尸，从面容和血迹判断，是天亮不久被日本兵带到这里集体枪杀的。这些死尸中，多数是青壮年，有少数几具女尸。这时日本兵叫我们停下，一个日本军官从腰间抽出马刀，指着死尸，然后朝着我们喊了几句我们听不懂的日本话。这时我们都慌极了，搞不好可能还会把我们集体枪杀在这里呢 ，约过了半 分钟久，那军官挥动马刀，叫前面的士兵押着我们走了。我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死尸旁边走过，害怕得连头都不敢抬。这些死尸，血肉模糊，惨不忍睹，只有加快步伐，尽快走出这块恐怖之地。后来打听到，这个果园的主人叫林道明，是沙埔街一户较富的人家。我们被带到圩边一间大房集中，那里已经有二十多人，加上我们这一伙，总数不下50人。

在黎明前的混乱中，各自都寻找逃生之路，我们家七口人就分成三伙逃跑，到集中地才发现父亲和三姐以及外甥都

不见了，这时才知道被冲散了。到第三天，三姐和两个外甥才被押到这里来，唯独不见父亲，一直下落不明，我们都为他的安全在日夜思念。

在我们集中住的房子不远，有一个约20岁左右的姑娘，当天晚上日本兵攻沙埔时，她爬墙逃走，被日本兵的机枪扫中大腿内侧，整个大腿全被打烂，骨头都露出来，她躺在竹床上痛得哭爹叫娘。在那种情况下，既无医，又无药，日本人是不会发善心的，象她这样的处境只有等着死，我们谁也没有办法相助。她的哭叫声把我们的心都撕碎了，不知后来情况如何？

我们住地后面，有一条流水清清的小溪，一天，我到溪边洗鞋子，一个日本兵朝我走来，挥动着柴刀，指着一捆生苦楝树皮说：“小孩，扛到那边，大大的米西米西，明白嘎？”我害怕，仍然低着头在洗鞋子，这时他又重复上面那句话，我仍然低头洗鞋子，装着没听见。这时他发火了，用柴刀背猛敲了我一下头部，问我：“明白不明白？”如果我再继续不理他，恐怕就有生命的危险，于是只好说：“明白、明白！”我走过去试扛了那捆苦楝树皮，因为太重，实在扛不动，后来他把树皮分成两捆，他扛一捆在前面带路，我在后面跟着，出了南边街口就朝右拐，经过老乡公所前面就直向山脚一个村庄插去，沿途的坟地里、路边、水田里，到处都有死尸，尤其是倒在水田里的死尸，被水泡得拱起好高，此时正是高温季节，到处都发出死尸的臭味。估计这些无辜者都是那天晚上日本兵攻沙埔圩时，在夺路逃命时 被 击毙的，不然怎会死在路边和倒在水田里？

到了村前，日本兵叫我把苦栋树皮放在两口大锅旁，锅里正在熬苦栋树皮药水，不远的树下栓着几匹马，马背上是驮东西被磨破皮，正流着黄水，招来无数苍蝇，原来他们是用苦栋树熬着药水给马洗伤口的 。我放下树皮 ，立即往回走，这时那日本兵提着一只篮子追出来，把篮子给了我，里面装的是一些米饭和粗盐，我接过东西，回头就走，到了一个拐弯处就把篮子甩掉了（恐怕食物里放有毒）。回到圩口路边，见墙脚下躺着一具男尸，经仔细辨认，这人是日本兵未进沙埔前十天曾经在圩里讨过饭的乞丐，现在也没有逃过日本兵的枪杀，尸体已经腐烂，上面布满了大头苍蝇。我回到住处，把经过向母亲说了一遍，她才放下心头石。

三、忧中之喜

过了几天，我们就借故到河边洗东西之机，转移到离河边不远一间独立房去住，里面早已住着几个老妇人，她们见我母亲只带着两个孩子，于是同意我们在这里 和他 们一起住。

这房子附近有几个小村庄，每天晚上都有日本兵来这里找“花姑娘”，他们用刺刀掀开蚊帐，见都是一些老太婆，没油水可捞，每次都扫兴而归，几天以后，再也不见来了。

一天晚上约十一点钟左右，我们刚躺下，就听见几声轻轻的敲门声，我们以为又是日本兵又来找“花姑娘”，全屋的人都醒着，但谁也不敢去开门。可是敲门声仍不断，并有熟悉的声音在呼叫我的名字。母亲在门边侧耳听了一会，觉得没有什么异常，就轻轻地开了半扇门 ，探头出去低 声问

抗日时期柳州飞机场扩建见闻

梁　材

早在二十年代末，李宗仁、黄绍竑、白崇禧三人集团统一广西之后，就选定柳州为其军事中心。常驻重兵、建立空军学校、开辟飞机场、创办兵工厂、机械厂等。抗日军兴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适设于此，柳州遂成为抗日时期军事重

（紧接上页）道："那个？""我"！原来是父亲，我们已经半个月不见面了，突然间在此相见，真是忧中之喜。父亲一闪进了门，只见他穿一身黑布唐装衣裤，脚上那双鞋子湿漉漉的。他低声对我们讲了那天晚上被冲散以后，被日本人拉去，在那里每天出外割马草喂马，他借此机会到处打听我们的下落，终于知道我们住在这间独屋里。他还神秘地说："日本兵很快就要撤退了，因为他们近来的行动很反常，从他们说话和手势可以看出，在撤退前要把我杀掉。所以我今晚也和平常一样，挑着空箩筐出来割草，这样就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。顺便告诉你们，我今晚就逃过河去。"说话完，他伸头出门外望了一下，然后消逝在夜幕中。

第二天，日本兵就四出寻找我父亲，一个"二本鬼"问我们："看见一个老头到这里来没有？"我们只用摇头来回答。从问话中就完全证实了我们的判断。大概又出于种种原因，日本兵又把我们重新赶回到圩里那间大房集中，到他们撤退。